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九十　　宋　王安石　撰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

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名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

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櫬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

十八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寛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歴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寳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군

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恵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恵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徳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徳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徳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擬藏掘強於平

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賛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户郭厮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為頻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

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名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晋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晋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

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徳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㗇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輙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

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信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説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内殿崇班俣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尾亭戰死

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令為管城人馮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

亦如公令至陣士卒怗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氊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

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
能移陜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陜以東為盜者聞公擒
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
前忤旨責授郢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
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
散虞侯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侯天禧四
年為殿前左班都虞侯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

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
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
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
天子心賢公以為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孰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為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　天子客諮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内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益州名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名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

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
矣尚為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
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
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
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為之不得
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黄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内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禄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

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内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内殿崇班閤門

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
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
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為令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
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
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傅然皆知其忠而不阿
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
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

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脭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輙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智高為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
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
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名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
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
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泌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
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
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

如此令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徳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没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

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洮予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

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
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
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
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
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
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
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
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

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禄卿光禄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

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

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葢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楊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褁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兹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毉無貧富貴賤請之輙往與之財非義輙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名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敎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黄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䢼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葢視遇之無
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
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
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叅慶州録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為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
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
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

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静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嵗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末之勤而已天下相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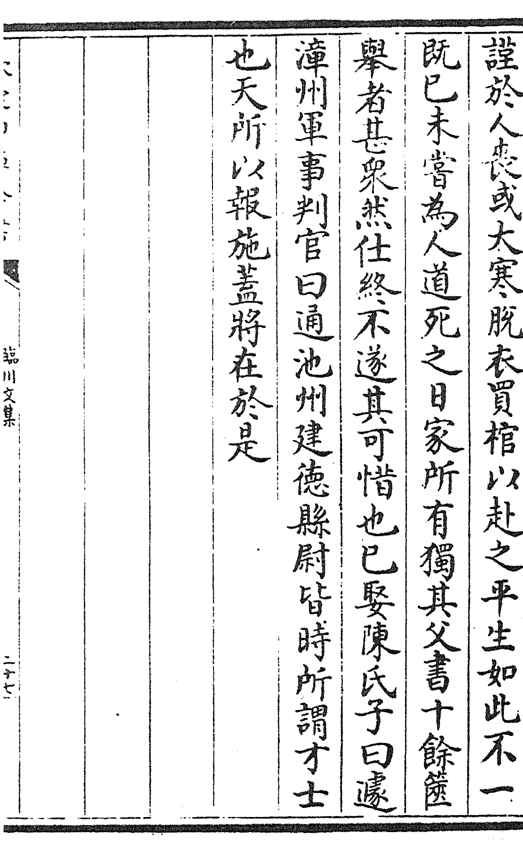
以戾相蕩以侈疪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為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為大理評事皇

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名之不起
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
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
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
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為十餘
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遷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
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
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遮趣

捕荅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為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餔民如君語蓋君為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



詿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

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

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

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

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文集卷九十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

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能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名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辨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

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陜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

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

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謠發

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

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脩於諸弟尤篤為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

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輙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救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輙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景靈宫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徳功臣階特進勲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實封八百户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雷氏封永嘉郡夫人令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

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
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賛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
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
輙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
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
公攸始奮其華斟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
佐時宰飪調酾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

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社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

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寳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内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

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

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

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

諂所饑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

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

免一官徙黄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
觧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
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
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
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
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
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敺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

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懐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曽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

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
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
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
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

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名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

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旊㫋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旊㫋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

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名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名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又

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黄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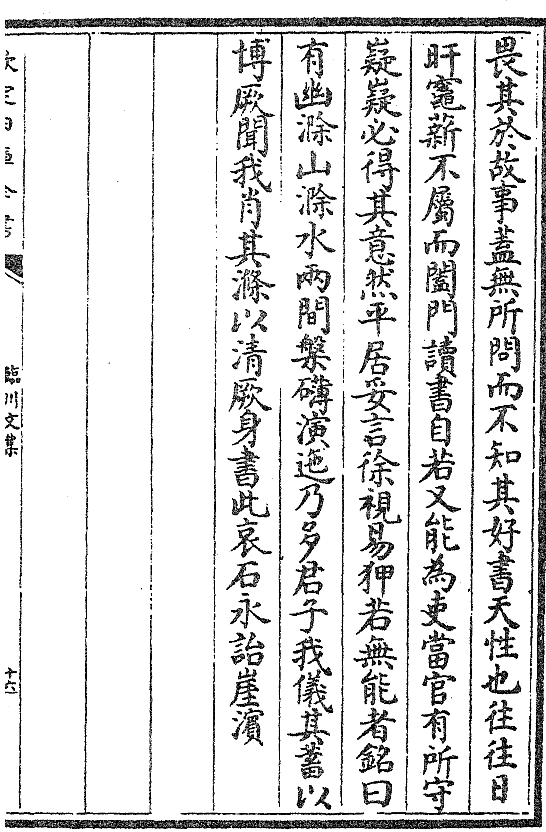
弗績弗彰弗跂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

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緼始克
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瓌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
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
部侍郎叅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
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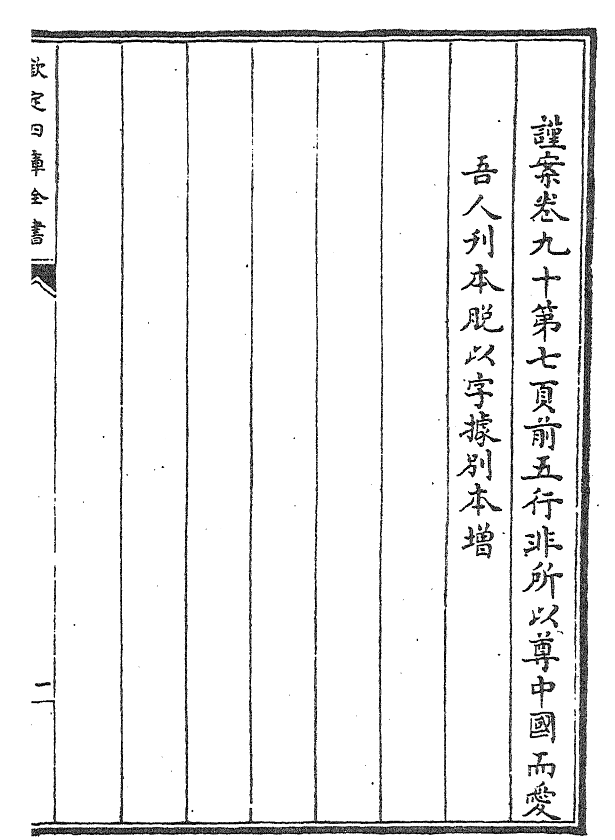
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
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
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名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
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
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
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
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備仁里於是伯孫
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



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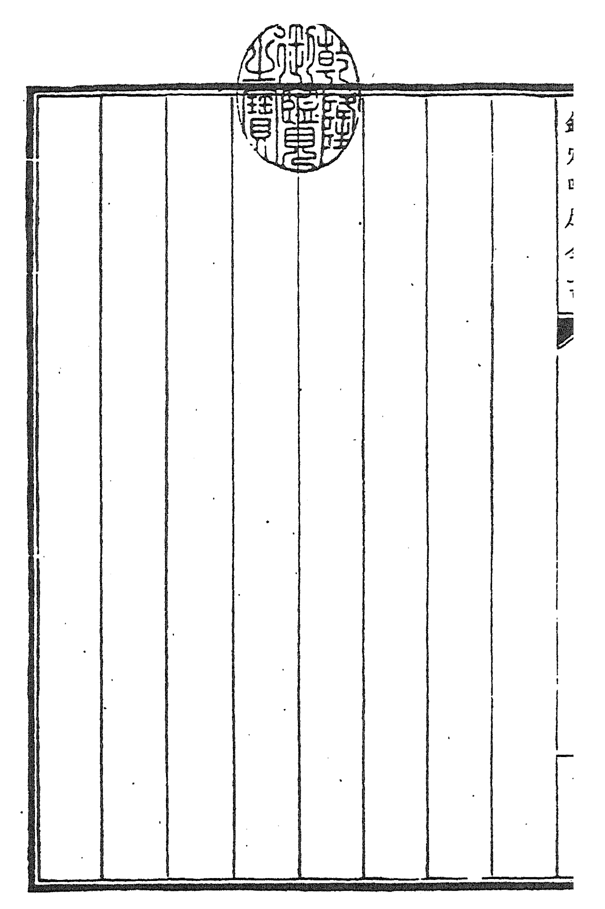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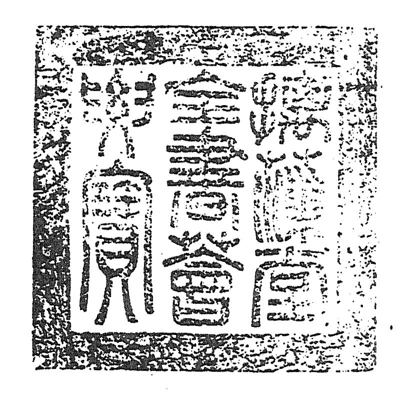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第七頁前五行非所以尊中國而愛

吾人刊本脫以字據別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户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戸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尭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盖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歳餘

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名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譽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

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使
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
以所守言上謂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
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
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
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
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

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名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

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陜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

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趙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為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惡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

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宫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禄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

患公者因復紲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户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事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鳬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

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姧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

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兹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彦博其先吴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

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
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
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
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
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
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
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
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
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
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
子維君諱廣彦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
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
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
壯稺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
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居民家尉以囚來

因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
如君慮雖推之江豪右擅焉君脩堰渠始訖其事灌田
為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
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剏法
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為勑冬
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名寘集賢以為
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
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

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
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餓息窮去害除弊使
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蠻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
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
東再執刑柄諏因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
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愬惟叔季
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
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

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焉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茍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厭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窶掩石在下誤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

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吏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懐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

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輙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

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

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
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
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柱在人我得吾直誰慭
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兆昭君無窮安石之
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

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蓬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閒為五字詩自戲娱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

為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從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

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寛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寛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

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

者葢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

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

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

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産兮後葬于揚視瞻先

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顔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劒將樂簿有銀治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積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積所為有不可於衆徐

啓諭弗許積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
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
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
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
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
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君能鎮撫之以
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
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

詰立服舉州讙以為明居頃名為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為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為佛寺置田又疏以為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禄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

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忞志思甚愻意忞以君

故得太廟齋郎與甚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

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

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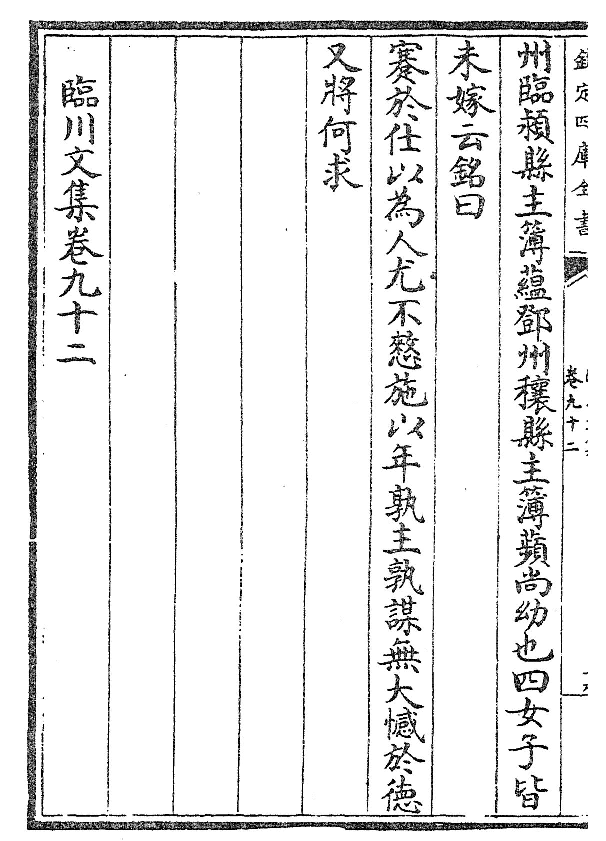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

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

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

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



州臨潁縣主簿藴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